

静观肃思录

符号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静观肃思录

符 号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观肃思录/符号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三峡文丛)

ISBN 7-80099-208-X

I· 静… II· 符…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406 号

静观肃思录

符号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社所经销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印刷 印张: 7.25 字数: 173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9-208-X/I·43

定价: 15.00 元

印数 1—4000 册



作者简介

符利民，笔名符号、竹氏。1938年生于湖南攸县，195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理事，宜昌市杂文学会会长。现任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从70年代末到1996年已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杂文250余篇。作品多次在省以上杂文征文中获奖，并被转载、赏析或作为范文、考题。著有杂文集《魔方启示录》、《杂文三人集》等。所写杂文、散文等数十篇，分别收入24家出版社出版的29本专集。

写作风格追求深层次的思索，哲理性的思辨，激情的理性化和艺术化的逻辑思维。

人生格言：有容乃大，成人之美。

目 录

杂文随想(代序).....	(1)
“别议”偶拾.....	(5)
且莫“都付笑谈中”	(13)
“各位领导”	(16)
“拜年话”.....	(19)
农家的孩子	(21)
虚事求非	(23)
“姓”病咨询	(25)
类“绕口令”	(28)
关于“落实”的落实	(31)
双向开掘	(33)
八字诀	(35)
“煞有介事”	(37)
“水”数字	(39)
“卡拿OK”病	(41)
呼唤名流	(43)
人生三题	(47)
训 人	(51)
黠鼠记	(53)
“帮倒忙”	(56)
漫说“过来人”	(58)

“言之太甘，其心必苦”	(60)
“快马常苦瘦”	(62)
张仃“打的”	(64)
“走门子”	(67)
“鱼从头上臭”	(70)
医生的自我保健	(72)
“隐姓埋名”的背后	(74)
“删繁就简”大境界	(77)
周瑜打黄盖	(79)
说媒	(81)
残蚀母爱的	(83)
“假外行”	(86)
偏食与缺钙	(89)
“小男子气”	(91)
“会”当凌绝顶	(94)
好个“基本上”	(97)
隐形术	(99)
平衡术	(101)
排外、欺生与“啃一口”	
——“要塞意识”谈	(103)
想起了安东尼奥尼	(105)
唐人街与爱国卫生	(107)
“法宝”一释	(109)
评“癞子”打伞	(111)
“混珠”现象	(113)
“宰相”之惑	(115)
重承诺	(117)
“求是”必先“实事”	(119)

金先生再买水果.....	(122)
有容乃大.....	(124)
美在过程.....	(126)
品“南腔北调”.....	(129)
断思片语(之一).....	(131)
断思片语(之二).....	(134)
断思片语(之三).....	(136)
断思片语(之四).....	(139)
断思片语(之五).....	(141)
断思片语(之六).....	(144)
断思片语(之七).....	(146)
断思片语(之八).....	(148)
断思片语(之九).....	(152)
断思片语(之十).....	(155)
人格的折服力.....	(159)
不该怠慢.....	(162)
“变味”.....	(165)
王婆满街.....	(168)
刀下留情.....	(170)
“热闹”与“门道”.....	(172)
机遇的呼唤.....	(174)
禹入我梦.....	(176)
三峡我师.....	(179)
“要得发,不离峡”	(181)
三峡刻石记.....	(183)
扬三峡风采 创三峡画派	
——序《三峡画展》.....	(185)
高品位的文化现象.....	(186)

《散文的研究与思考》序	(189)
杂文杂论	(191)
宜昌杂文“生态环境”	(198)
迟来的纪念	(203)
杂文与杂文之外——符号访谈录	(206)
符号杂文爱好与追求(文远、长宗)	(212)
后记	(218)

杂文随想

(代序)

—

杂文是深层次的思索，是哲理性的思辨，是激情的理性化，是艺术化的逻辑思维。

以议论风生、淋漓痛快的方式与广大读者朋友作不见面的倾心长谈，是杂文作者的快事、幸事；用充满思辨、哲理、文采的笔头，为社会作一点思想深化与净化的工作，为民族奋起作一点激扬鼓呼的工作，杂文家引以为荣。

热爱事业、热爱生活者喜好杂文；走向成熟、走向深沉者爱读杂文。

杂文的读者面也许不及某些文体广，杂文集子的发行量，也可能不及某些文体大，然而杂文读者多是有头脑的人，爱思索的人，富见地的人。杂文拥有一个较高素质、较高档次的读者群，杂文家以此为荣。

杂文拥有多重功能：政治功能、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启迪、

调侃、娱乐功能……不应把杂文逼进一条狭窄的胡同。

杂文矢志不渝地忠诚于真善美；杂文不屑与假恶丑为伍。

为杂文者需要有透视的目光，冷峻的头脑，火热的心肠。那种冷漠人生、刻薄人生、苛责人生、说教人生都是不足取的。

杂文需要独特的见地，广博的积累，形象的驾驭与应付自如的语言运行。那种浅薄、偏执、平庸、晦涩、作态、训人、油滑、炒现饭式的“八股”杂文，乃杂文中的“伪劣产品”。

杂文的灵魂在思想。真知灼见，真情实感。

杂文的生命力在不竭的敏锐思考与不懈的参与精神。

杂文忌讳盲从、轻率。杂文腻味“清一色”、“一窝蜂”。

杂文家大可不必以“独醒”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命。不信口开河，不乱开药方，不闭门造车，不偏执一端；不人云亦云，不见惯不惊，不趋时赶浪，不麻木不仁，是为杂文者的基本准则。

“杂文无达诂”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同 1000 个观众有 1000 个哈姆雷特，面对内涵丰富的杂文名篇，“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常有的事儿，1000 个读者未必不可能出现 1000 种理解。

二

杂文的生肖属“文”；杂文的多发病是自外于“文”。

“文”是什么？文采？技巧？语言？情感？谋篇？构思？……都是，也都不全是。“文”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韵味，一种吸引力、折服力。

杂文佳作是耐思耐嚼耐味的思想佳构与文学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打磨的精神佳品。

从“文”的角度看，杂文似乎有冷峻式，热烈性，轻松式，愤慨式，忧患式；咄咄逼人式，轻言慢语式，引而不发式，棉里藏针式，娓娓道来式，油腔滑调式……如同人群，“文上一百，形形

色色”。

现实中的杂文大体可划分为“有嚼头”与“嚼蜡型”杂文以及介乎二者间的杂文。

前者满口生香，令读者“爱不释眼”，读后令人兴奋不已，回味再三，获得一种享受；后者则一览无遗，开门见底，让人读后顿生厌恶、失望、懊恼之情，仿佛被人捉弄或侮辱了一通。

从人称角色看，杂文又大体可分为“有我”与“无我”两种。“有我”，“我”在文前，喜怒爱憎，个性身份，经历遭际大体一一交代；“无我”，则将“我”藏匿文后，不露声色，不亮身份，只在探寻问题，思索辨析。而那“我”，依然神貌毕现。

古颜、柳、欧、苏，今毛、鲁、郭的笔迹，无需署名，一看便知，是为风格。卓然挺立的杂坛名家亦然。

风格是未僵化的模式，模式是僵化了的风格，二者一步之遥。

杂文家追求的是风格独具而无模式的拘囿。杂文的上乘之作属“迷踪拳”，无迹无套，无派无宗。

杂文属言论，言论则未必称杂文。言论讲求时效性，杂文固然也讲求时效性，然而更讲求耐“压”性——压在编辑部案头相当长一段时日，依然“历久如新”。

三

杂文的流派宜“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人为文为学为一切事业莫不如此。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何妨兼容并蓄，比照发展；何用匆匆草辨正误，明是非。遇上不同意见，就沉不住气，鸣鼓而攻，上纲上线，结果难免要挨实践的鞭笞，碰历史的钉子。

如同处理国际事务，杂文流派者们应“多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瓦上霜。”杂坛各路都不妨开怀大度，“能容人处且容人”。

是说不是“折衷”、“骑墙”、“和稀泥”，而是别患“褊狭病”、“急性病”。

真理常常并不是“愈争愈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许多问题光争，光打笔墨官司是“争”、“打”不出结果的。甚而至于越争越糊涂者也不在少数。真理不是“争”出来的，是实践出来的，是由群众检验、由时间筛选出来的。40年来争论了多少回、多少问题，有几回、几个问题是“争”清楚了的？！而待到实践、历史一出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争自明。

别性急，且把谁是谁非，姓“社”姓“资”，是“左”是“右”，是改革是保守的“作结论”的工序让给实践与历史两位先生。

古代有兄弟射雁的故事：天上过雁，弟兄俩争论射下是烹是烧，争到不可开交，扭打成团。此时天上雁早飞得无影无踪。杂坛弟兄当以射雁弟兄为戒。

中国面临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今日杂苑面临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什么不可以一门心思搞杂文建设，发展杂文“生产力”！长期来你剑我戟、你活我死式的当时看“庄严”、“神圣”、“根本”、“原则”的争论，回头看典型内战内耗“窝里斗”。此类教训，理当记忆犹新。

杂文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企盼中国杂坛人才辈出、笔锋毫健。

(鄢烈山 原载《四川文学》1993年第11期，
转载于《杂文界》1994年第5期，
《杂文选刊》1996年第3期)

“别议”偶拾

静夜醒来，好闭目“瞎”思，不时发现一些沿用已久、似有定评的说法常有偏颇谬误之处。现略举数则，以求正于方家。

关于“张果老倒骑驴”

曾有漫画画张果老骑驴，喻之为专朝后看、开历史倒车的典型。一时文章蜂起，竞相指责，似成确论。张果老也就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形象之一。其实是枉冤案。

唐玄宗时代张果老已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以后被晋升入“八仙”之列。传说他总好骑白驴一匹，日行数万里，歇息时则将驴叠之如纸，置于箱中，骑时再用水喷之，又还原为驴。张果老骑驴方式独特，好背对前方倒骑前行，自然不免有“开倒车”之嫌。然而“后坐于驴”与“骑驴倒退”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好朝后看”与“驱驴前行”，也并非对立不能统一。判断张氏是“倒车派”还是“前行派”，主要不应看他“坐”的方式与“看”的方面，而应当看他“走”的方向。只要驴向前行，人正坐、反坐、侧向坐，前看、后看、四处看，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坐车正、反、

侧向的坐姿与多角度视野，并不影响目的地的到达；乘船于船头、船尾或后看、前看，都非原则问题。也正如猫的毛色与捕鼠本事不可等同是一样的道理。便是电影拍摄汽车前行，车前景色扑面而来与车后景色纷纷后退，其画面恰有异曲同工之妙，观众决不会因此误以为在开倒车。何况张果老具有“日行千里”的高速，难能可贵，岂止不应指责，更当为之叫好。

关于“八仙过海”

与张果老有关的又一歇后语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长期来有人把它专作贬义词使用，以为是各顾各、各行其是、不听招呼、缺乏集体主义之类的同义语。其实也属“不实”之列。

八仙“各显神通”，是在“过海”的前提下进行的，同赴蟠桃盛会，都为到达大海的彼岸，目标一致，认识统一，只是在“过海”的方式上根据吕洞宾的提议“不乘云而过，而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不求整齐划一，搞一个模式，而是“百花齐放”，自由宽松。这乃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方案。既然是“仙”，必有“神通”；既有“神通”，理当“各显”。特长不用，岂非埋没与浪费！你看铁拐李投杖水中，直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箫管，蓝采和以拍版，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他们斗龙子、斗龙王，火烧东洋，各擅其长，也并非“各顾各”，不讲“集体主义”。在“单兵作战”能力首先充分发挥基础上的群体优势，乃真正的优势，那种“磨洋工”式的彼此观望、牵制，哪有优势可言。

登山健儿在攀登雪峰征途中用绳串起每一个成员，真是一根绳拴若干蚂蚱（杰出的蚂蚱），大家步伐统一，生死与共。然而这是特殊场合的特殊方式，不应推而广之。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其精神可叹可嘉，然而那也是处困境之中不得已之举。与其绝境中苦熬，苟延残喘，坐以待毙，不如“相忘于江海”。看来庄子的主意与“各显神通”观似有相通之点，也似乎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关于“弥勒的笑”

袒胸露腹、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是国外引进渐被“中化”的尊神。公元5世纪至今，已落户于中国的名山古刹及至寻常人家，很大程度已脱去其宗教气息而泛化成一位富有个性与人情味的可爱形象。北京潭柘寺、南京多宝寺、杭州灵隐寺、广州大塔寺、济南千佛寺、乐山凌山寺……都有他的光辉造象及名联趣对，令游人驻足留连。

对联大都围绕其“大肚”与“笑口”做文章。大肚能容，于是有所谓“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己何所不容”之说，张扬的正是一种宽宏、大度、豁达的人生态度。这自然与弥勒的外观形象相一致的。但对联中关于弥勒的笑却不免有所曲解与强加。说他“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无知无识”云云。弥勒永不合拢其大张的阔嘴，永不收缩其高扬的寿眉，永远笑眯眯、乐呵呵，向世人报以慈爱与祥和。应该说这种笑乃怡然自得之笑，慈祥友善之笑，真诚会心之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笑。果真如以上对联所述，成天专门笑这笑那，从古笑到今，从天笑到地，成天把眼睛盯住别人不放，以笑他人、笑世界为职业，为己任，那么，这笑只能是“嘲笑”、“讥笑”、“讪笑”、“耻笑”、“冷笑”，玩世不恭之笑，刻薄苛责之笑，这样以来不仅与弥勒的外观形象不符，与梵文“慈氏”本意相悖，也与其“大肚能容”风马牛不相及。到头来只符合“鸡肠

小肚”“眼小鼻窄”，又哪里是一个雅量大度的弥勒。

笔者愚见，弥勒慈眉善目，心宽体胖，平易和悦，豁达开朗，一派长者的气度，是位乐天大佛。他开口常笑，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乃属超然之笑，释然之笑，淡然之笑，具有宽宏、宽容、宽宥、宽松的内涵，他压根儿谁也未曾盯，谁也不曾笑，不操那么多冤枉心。大有“不痴不聋，不做阿家阿翁”之风范。也许正缘于此，老妪老翁、少女少男们大都愿意对他报以好感与亲近。

关于“各人自扫门前雪”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曾经几乎众口一辞加以贬责。辞典诠释为“喻只管自己的事，对别人的事一概不要去管”、“喻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行为”……如若顶真审视，此论并不符实。

首先须弄清：“门前雪”该不该“各人自扫”。除却孤寡老人、伤残病者，凡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者一般都应自己动手，不能专由他人代劳。如果实行社会化清洁专业队伍，自然另当别论，但那样也就无所谓“自家”与“他人”之分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正是在贬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旗子下，寻找了一种专指望、指使、强使他人为自己扫“门前雪”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千万不可上其当。

其次要回答：“瓦上霜”该不该管。瓦上有霜，碍什么大局！既对房屋构不成威胁，对主人安宁不产生影响，也于景观无什么坏处，那么无论自家或他人，有“管”的必要吗！无缘无故“管”到人家房顶上的瓦上霜，不是多此一举、管得太宽了吗！如果执意去管，不属神经出毛病，也该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当今有人“不扫自家门前雪，专管他人瓦上霜”，倒值得引起注意。

结论：适当的代扫、互扫是必要的，但“门前雪”首先、主

要还得靠“各人自扫”；至于“瓦上霜”，则不论他人抑或自家，都全无“管”的必要。

据说德国有法律规定，各人必须自扫门前雪。如果因为冰雪未扫，行人在谁家门前滑倒，这家主人必须赔偿损失。这实在是一种良好的“责任制”。

关于“君子远庖厨”

年青时对君子“远庖厨”的态度极为反感和鄙视，以为虚伪透顶不可多得的典型。你看，肉照样地吃，杀生之类却不忍看，十足伪君子。日后果然，阅历渐广，才发现事情远非这般简单。对于那些肉照吃不误的人，无疑是做戏；对于那些确实不愿吃肉者，“远庖厨”则实出于无奈。面对杀生，绝不会参与，却又无力制止、改变，于是只好“眼不见，心不烦”，“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惹不起，躲得起”，回避了事。因而不仅不是虚伪，倒是难能的洁身自好。

关于“流水不腐”

“流水不腐”一说，始于《吕氏春秋》，名副其实的“千古”哲理，人们可从中引发出许多立身处世的启示来。然而“流水不腐”的道理只是相对的，依其前提条件而存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即其源必须是不腐的。如果污染源太多，长流不断，常年不竭，那么虽是流水，结果是“腐水在流”；岂止无法不腐，而且要扩大其污染面，“流腐”甚广的。故为使“流水不腐”，须先治“腐水在流”。污染源不解决，“流水不腐”从何谈起。